

跨文化视角下《花木兰》英译本研究

戴程轩 耿志红

(浙大城市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5)

导航：民间文学，指由劳动人民创造、传承，在其生活文化和生活世界里传播、共享的口头传统和语辞艺术。其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民俗风俗和语言特点。民间文学英译本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花木兰》为例，其英译本不仅对民间文学翻译学本身有重大贡献，而且有利于海外世界中国女性形象和中华传统美德的塑造。本研究将以《花木兰》为例，通过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结合现有的《花木兰》中英译本，分析其英译汉翻译策略，以寻求一种“协商”的翻译策略。

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产生，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产出了以“西施传说”“花木兰”“牛郎织女”

“田螺姑娘”“女媧补天”为代表的民间文学。

其中，据历史记载，“花木兰”民间文学系统起源于南北朝叙事诗《木兰辞》，收录于南朝陈的《古今乐录》。2007年3月，“木兰传说”被河南省列入该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次年6月，其被我国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一系列传承与发展，“木兰传说”已演变成为一个完整的《花木兰》民间故事系统，木兰的故事也传播到了各个国家。据历史记载，木兰的故事早在1829年（文政十二年）传入日本，《木兰辞》被收录在日本出版的《古诗大观》里，随后其又传播到美国、法国、英国、荷兰、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海外汉学家、翻译家、中华文化爱好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花木兰》现有英译本及研究概况

《花木兰》英译本					
序号	译本名称	出版时间	译者（国籍）	出版社	收录于
1	《木兰：女将领》	1880年	丁隼良（美）	上海别发印书局；伦敦特鲁伯纳公司	《翰林文稿：中国人智慧生活文录》
2	《木兰出走·民歌一首》	19世纪末	威廉·斯坦顿（英）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评论》1888—1889年第17辑
3	《木兰》	1912年	查尔斯·巴德（英）	亨利·弗劳德出版公司联合牛津大学出版社	《中国诗歌》
4	《木兰谣》	1923年	亚瑟·伟利（英）	伦敦乔治艾伦&昂温公司	《古今诗赋》
5	《木兰韵诗》	1962年	任泰（中）	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出版委员会	《联合书院学报》1962年6月第一期
6	《木兰谣》	1967年	傅乐山（澳）	牛津大学出版社	《汉魏六朝诗选》
7	《木兰之歌》	1969年	艾瑞克·沙克海姆（不明）	格罗斯曼出版社	《……寂静的“零”，寻觅“声音”……》
8	《木兰谣》	1975年	倪豪士（美）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葵晔集：三千年中国诗歌》
9	《木兰诗》	1976年	傅汉思（美）	耶鲁大学出版社	《梅花与宫闱佳丽》
10	《木兰歌》	1985年	翁显良（中）	北京出版社	《古诗英译》
11	《木兰谣》	1986年	丁祖馨（中）；伯顿·拉菲尔（美）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中国诗歌精华》
12	《木兰歌》	1988年	许渊冲（中）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
13	《木兰谣》	1991年	赵健秀（美）	纽约企鹅出版集团	《大哎哟》
14	《木兰歌》	1994年	胡时光（不明）	不明	《中国文学》杂志1994年第一期

15	《木兰歌》	1995年	珍妮·M.李(美)	不明	绘本《木兰歌》
16	《木兰谣》	1998年	张颂南(中)	台湾泛亚出版社	彩色绘本《木兰谣》
17	《木兰谣》	1998年	汪榕培(中)	湖南人民出版社	《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黑白绘本《孔雀东南飞·木兰辞》
18	《木兰传奇》	1998年	范磊(中)	迪士尼公司	《迪士尼的木兰》
19	《木兰谣》	2003年	芭芭拉·苏·怀特(美)	牛津大学出版社	《中国女性:千金》
20	《木兰:歌谣一首》	2004年	柳光辽与其他学者(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
21	《木兰谣》	2006年	杰克·袁(中)	无	维基百科
22	《木兰》	2007年	杰森·斯图伯(美)	不明	《中国:艺术与文学的盛宴》
23	《木兰诗》	2010年	伊维德(美)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	《木兰:经典中国传奇故事的五个版本与相关文本》(又称《木兰从军》)
24	《木兰辞》	2010年	黄福海(中)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汉英对照绘本《木兰辞》
25	《关于木兰》	2013年	李正栓(中)	湖南人民出版社	《乐府诗选》
26	《木兰辞之美》	2013年	王克难(中国台湾)	无	视频网站
27	不明	2017年	赵彦春(中)	无	个人新浪博客栏目“国学英译”
28	《花木兰巾帼英雄》《木兰从军记》	2019年	Faye-Lynn Wu(不明)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Mulan: The Legend of the Woman Warrior
29	花木兰	2020年	董良和(中)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迪士尼电影小说《花木兰》
30	花木兰	2020年	詹姆斯·宾(澳);吉莉安·法拉蒂(澳)	上海教育出版社	悦读系列·初中英语戏剧读本《花木兰》
31	花木兰	2020年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人民邮电出版社	《迪士尼英语分级读物提第3级》
32	花木兰	2020年	美国迪士尼出版集团	美国迪士尼出版部	迪士尼花木兰电影故事绘本 Mulan: Loyal. Brave. True

已知《花木兰》的现有英译本有32本。海外译者对《花木兰》的英译工作开始于1880年,然而,国内译者对《花木兰》的英译起步较晚,国内的第一个英译本出现于1962年,由学者任泰提供,且发展较为缓慢,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花木兰》英译本才纷纷涌现。

1995年,美国作家、插画家珍妮·M.李创作了绘本《木兰歌》,此后,《花木兰》英译本的形式不再仅限于文字描述。随着美国迪士尼公司于1998年出品了《花木兰》同名动画片,其英译本的创作又拓展到了影视领域。2013年,其译本第一次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来自中国台湾的王克难在视频网站上上传了自己翻译并配乐的视频《木兰辞之美》,视频内容则是其《木兰辞》的英译本朗诵。2020年,美国迪士尼公司出品了《花木兰》真人版电影,木兰的故事,也是迪士尼所拍摄的唯一一个中国故事。同年,同名的迪士尼电影双语阅读小说、英语戏剧读本、迪士尼英语分级读物、迪士尼电影故事绘本相继出版。

论文第三部分的主要研究对象是2020年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花木兰》,译本的贡献者为董良和。该译本为迪士尼官方出品电影小说,其在原作《花木兰》真人电影的基础上增添细节,展现了更加丰富的故事情节;译文翻译团队由翻

译者朱振武领携,语言生动、地道,广泛受到了来自海外、国内读者的好评。

二、跨文化传播视域下董良和《花木兰》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

跨文化传播,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其重要桥梁之一便是翻译,不同语言背景中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效果。民间文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翻译民间文学应当遵循忠实和通顺的原则和标准:忠实主要是指译者要准确地表达原作者的意思;通顺则是指译文语言要通顺易懂,便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为了提升翻译效果,该《花木兰》英译本采用的翻译原则基本上可以用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概括。

归化是指要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在该译本中,译者向英语读者靠拢,译作必须变成地道的英语表达,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花木兰》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异化是指“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在该译本中,译者考虑汉语的语言特点,吸纳其表

达方式，向原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汉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汉语文化为归宿（如“真气”等中华传统文化词汇等）。为了达到更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在同一个语段中可能会同时存在两种翻译原则的运用。

1. 直译法

一般来说，比较遵照原文语言结构的译法就是直译。如：

(1) “她小声对自己说道：‘四两可拨千斤’”译为“‘Four ounces can move a thousand pounds,’ she whispered to herself”。

“四两拨千金”原出自王宗岳《太极拳论》，原指“太极拳击技术是一种含高度功力技巧，不以拙力胜人的功夫”；而俗语中的“四两拨千金”是“以小力胜大力”之意。此处翻译与原文结构相同，看似逐字翻译，但是却将汉语里的计量单位“两”和“斤”转换成了英语里的计量单位“盎司”和“磅”，即“ounce”和“pound”，而在英语中的短语表达“every ounce of strength”正是指“每一丝力气”；

(2) “刀已磨利，箭已在弦”译为“Swords were being sharpened and bows were being stretched”。此处翻译与原文的并列结构相同，准确传达了原文内容。

以上两个译文都参照了原文的句式结构，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从跨文化传播的层面上来看，译者既尊重汉语文化文本的整体句式结构，又成功地在英语文化里寻找到了与汉语文化中效果对等的词汇，达到了传播目的。

2. 意译法

与直译相比，脱离原文语言结构的束缚，只译意思的译法可称为意译。如：

(1) “醉得不省人事”译为“He was out cold. The liquid had done its trick”。“不省人事”在汉语里指“昏迷失去知觉”，此处翻译运用了词组“out cold”，表示“失去知觉”，贴合英语文化；“醉”在原文中是形容词，此处翻译使用动词词组“do the trick”，表示（酒）奏效、起作用，同时运用了拟人手法，十分形象、贴切；原文中未出现“酒”这个字，但译者使用“liquid”指明这是“酒”；

(2) “木兰稍作喘息，感到自己体内的狂热慢慢平复”译为“Catching her breath, Mulan felt the adrenaline leave her body”。此处将“体内的狂热慢慢平复”译为“the adrenaline leave her body”，十分贴切，“adrenaline”指“肾上腺素”，在生化层面是指“情绪激动时肾上腺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能加快心跳并产生更多能量”，而它在英语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被使用，此处翻译得十分形象、贴切。

在以上两个例子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试图摆脱汉语原文结构，灵活地改变了句式结构、语态以及词汇的词性，同时成功地在英语文化里寻找到了与汉语文化中效果对等的词汇或词组，贴合英语文化。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译者恰当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作出了一系列努力达到译本读者的文化认同

感。

3. 解释法

解释翻译法根据不同的文体，译者或翻译理论家在采用解释性翻译的同时，态度和而不同。需要解释的信息大致归为两类，即语言暗含信息和文化信息。如“可即便是当初的无畏勇士，也难逃岁月蹉跎”译为“Once a fierce warrior, his body had grown more fragile with age”。“岁月蹉跎”在汉语里原指“无所作为地把时间荒废掉了”，但这并非原文表达之意，此处翻译稍作调整，在原文的基础上增译了“his body had grown more fragile”，解释这是岁月流逝对他身体的影响。译者在处理原文文本时，为了更好地让译本读者理解含义，选择性增译了汉语成语部分，从而达到传播目的。

三、《花木兰》译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和作用

《花木兰》民间文学的英译本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其对民间文学翻译学本身具有重要作用，而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之一，对以《花木兰》民间文学为代表的译介可以促进中国民间文学在其他文化中的传播、再现与创造。其次，《花木兰》民间文学系列英译本的传播有利于中国女性形象在海外的塑造：木兰传说始终是海外世界关于汉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其也是迪士尼公司唯一拍摄的中国故事；木兰替父从军，诚实面对自己的性别，认可自己作为女性的力量，她身上所展现的家国情怀以及“巾帼不让须眉”的形象在海外得到了肯定。最后，《花木兰》英译本有利于塑造中华传统道德：《花木兰》通过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勇战柔然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传统美德中“忠”“勇”“真”“孝”四个层面的内涵。

此外，利用《花木兰》译本加强跨文化传播，可进一步助力中西方加强文化交流，也可深入研究中西方文化的差别，构建符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的翻译模式，并在传播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向西方展现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继而是西方民众更客观清晰的了解传统文化。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我国和西方国家可更好地借助民间文学译本加强文化互动，继而真正促进中国的民间文学走出国门。

四、结语

至今日，《花木兰》的翻译活动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来自海外和国内的学长对《花木兰》英译本的研究也不断持续、兴盛。然而，大部分学者对《花木兰》英译本的研究仍保留在南北朝叙事诗《木兰辞》的英译本层面，对于《花木兰》民间文学系统中的小说、绘本、剧本的英译本研究还有所欠缺。为了将《花木兰》故事系统完整地呈现给世界，学界应广泛开展对其小说、绘本以及剧本英译本的研究。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非遗民间文学〈西施传说〉的剧本杀创新传播研究》(202213021040)